

# 均势与世界新秩序

——基辛格新著《外交》读后

于铁军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统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这一连串事件标志着以东西方对抗、特别是美苏对峙为鲜明特点的战后雅尔塔体制彻底瓦解。在剧变之余，甚至尚在剧变当中，各国的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转变中的国际关系进行反思，并就体系、格局、秩序等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宏观问题展开探讨。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994年出版其新著《外交》，加入了这一讨论。他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看法引起了有关各方的关注和兴趣。

基辛格这部近千页的新著就其内容来看，探讨的主要是以三百余年来欧洲的大国关系为背景的大战略问题，因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此书取名为《权力政治》或许更合适一些<sup>①</sup>。第一章“新的世界秩序”是全书内容的浓缩和重点，从中我们可以对基辛格的均势和世界新秩序观点有一个大致了解。

## （一）均势：世界新秩序的认识基础

在基辛格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中，均势始终是他研究和关注的主题。在本章中，基辛格也不例外。除对其一贯的均势思想做出概括外，更将其作为研究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基础。

在基辛格看来，均势理论是从欧洲三百余年国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欧

洲各国之所以长期将均势状态作为它们追求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并以此为目标来制定各自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因为均势是医治欧洲国家间固有纷争的灵丹妙药，或是旧大陆对玩弄权谋情有独钟，而是因为均势是欧洲从铁与血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由多个力量相当的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中，成员之间关系的组合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一国统治他国，建立一个帝国，该帝国自成体系；或者诸强并存，较强且富于侵略性的国家的扩张企图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由此而形成均势体系。

在人类历史上，与帝国体系相比，均势体系较为罕见，所以基辛格并不认为均势就是国际关系的自然状态。在这里，基辛格实际上含蓄地批评了许多均势理论家的观点。但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以降，基辛格认为均势在欧洲确实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主要特点。冷战后的世界，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在世界范围内大国实力再次出现均衡化的趋势。在经济领域，美、日、欧三足鼎立甚至已经成为现实。21世纪的国际关系在民族国家间关系这个层次上的秩序将类似于18、19世纪的欧洲均势。传统的均势规律将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针对许多人对均势并不能带来和平的指责，基辛格指出：“不能指望均势体系能够避免危机甚至战争。均势体系的正常运转意味

着它能够限制某些国家统治他国的能力以及冲突的范围。均势的目标与其说是和平还不如说是稳定与节制(MODERATION)。”②从学术史上来看,均势概念渊源于启蒙时代政治思想家们的认识,即人类理性使人类表面上的无序行为最终趋向于公益。正如经济学中的自由竞争、政治学中的派别竞争和权力制衡会增加公益一样,在国际关系领域各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追求最终将推动整个人类的进步。

基辛格还区分了均势和强权政治两个概念。他认为,均势就是1815年由梅特涅、卡斯尔累、塔列兰等欧洲各国领导人在维也纳会议上恢复的那种“欧洲协调”。其特点是在各国力量均衡的基础上,“通过道德和法律约束来缓和国际行为,以减少对野蛮的强权的依赖。”③基辛格大概希望这种区分能有助于减少美国人对均势的误解和偏见。

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不认为两极体系也是一种均势体系。在他看来,两极体系的运转规则与均势体系的规则非常不同。两极体系中对立双方的冲突是一种“零和对策”,即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不似均势体系中各国的竞争最终会给大家带来好处。另外,均势体系和均势外交在基辛格那里也是有区别的。他否认美国历史上曾参加过任何均势体系,而乔治·马歇尔、迪安·艾奇逊和乔治·凯南等人在战后初期所持有的“遏制”理论以及基辛格本人在七十年代所从事的外交行动都带有明显的传统均势外交的色彩。

## (二) 美国应当学会理解欧洲的古典均势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对欧洲的古典均势思想及政策有一种传统的偏见。这种偏见植根于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验。美国地处北美,弱国为邻,历史上从未经受过国家生死存亡的考验,所以它对欧洲的古典均

势既没有体验,也不感兴趣。美国有引以为自豪的建国经历,在整个20世纪,美国凭着自己的实力和信念给整个国际关系打上了深刻的美国烙印,“从国际联盟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从《联合国宪章》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④,”无不体现着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外交年轻而又独特,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的表面游移,反映的是深层的、不变的美国信念: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等如果能摒弃传统的外交,走美国式的崇尚国际法律与民主的道路,世界就会获得期待已久的和平与繁荣。世界新秩序应该建立在民主、自由贸易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而不是旧有的欧洲式的均势基础上。

基辛格在一段时间内曾是美国外交的决策人和身体力行者,他对美国外交的理解无疑比常人深。美国自从一次大战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以来,在国内从领导人到普通百姓的确存在着一种对均势的普遍厌恶,这种厌恶思想在美国总统威尔逊那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威尔逊相信,均势政治是国家之间相互玩弄的诡计,会导致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反民主的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欧洲各国玩弄均势的恶果。在他的演讲中,威尔逊多次呼吁以集体安全来代替那种由刀剑所决定的均势。⑤当美国所倡导的国际联盟被证明将按欧洲的原则运转时,美国国会投票拒绝参加。此后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既然欧洲蔑视美国的理想和道德准则,美国将独善其身,远离旧大陆传统的、肮脏的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从美洲重又走向世界。大战也使欧洲完全丧失了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至少在战后初期,欧洲再也没有力量对美国说“不”。在西方世界,美国似乎可以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按自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行事了。九十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也似乎表明美国最终赢得了战后长达40余年的冷战,美国的理想可以付诸实

施了。但冷战后的世界究竟怎么样呢？“民族主义盛行，国家间竞争多于合作，追求自身利益高于追求崇高的原则。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那些旧有的行为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且在未来几十年也看不到变化的可能。”<sup>⑥</sup>更重要的是美国自身的相对衰落。国内社会问题成堆不说，军事优势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大为降低，在经济领域则受到来自日本和欧洲的强有力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美国该怎么办呢？基辛格认为，尽管均势这个词美国人从来听起来都不舒服，但美国应该承认事实，承认存在着数个权力中心的世界需要把它的新秩序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上，承认欧洲的古典均势对以后的国际关系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有指导意义。均势和强权政治不是一回事，美国把二者混为一谈了。历史经验表明，美国虽然从未介入均势体系，但却始终是均势的受益者。只要欧洲的均势体系按设计的程序正常运转，美国的安全就得到保证；而一旦运转失灵，美国就被拖进国际政治的漩涡当中，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

基辛格承认，即使要美国对它那种独特而又固执的使命感予以修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不愿意改变由自己的历史塑造出的自我，美国领导人仍然笃信自己的价值观念，笃信个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同样适用于国际事务。但无论如何，美国应学会理解欧洲的古典均势，学会调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与历史经验的国家，特别是大国间的分歧，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 （三）群雄逐鹿的时代及美国的新使命

当今世界，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在急剧变化的国际舞台上寻找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基辛格认为这种情况与18、19世纪的欧洲极为相似。为了进一步弄清新秩序的轮廓，基辛格对他所认为的新秩序的主体

——六大权力中心：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情况逐个作了分析。

对美国的分析已见前述。现在欧洲各国正试图通过发展欧洲联盟来弥补单个国家自身力量的不足。但此举即使成功，因为该种政治实体史无前例，所以欧洲联盟也并不具有操作新秩序的经验。俄罗斯情况特殊，且复杂多变，现在国内动荡，尘埃尚未落定，判断起来比较困难。但俄罗斯对世界秩序至关重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为俄罗斯会因近年来国内的巨变而丧失其大国地位，那无疑是患有政治近视症。中国历史悠久，近代也曾有“以夷制夷”的做法，但仅限于应急性的权宜之计，并非深思熟虑的安邦方略。日本开国之前封闭程度较中国为甚，冷战时期一味依赖美国，冷战后时代日本对外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趋势是更为自主，对亚洲均势的关注将超过美国，印度现在还只是南亚的地区性大国，但它的块头令人忽视不得。总之，按基辛格的分析，各个权力中心对正在出现的以均势为基础的多国秩序均无经验。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传统、对现实情况的判断以及对本国国家利益的理解设计各自的战略对策。当今世界呈现出一派群雄逐鹿的景象。

基辛格认为：正在形成中的新秩序与过去的秩序相比有以下特点：成员更具全球性，代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均势与现代民主、科技发展相结合；庞大的官僚体制和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对选民意志的影响等。面对现实，美国必须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将建立在复杂的均势体系之上。对于这个体系，美国既不能象上个世纪及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孤立主义式地逃避，也不能象五、六十年代那样十字军式地对待，美国只能作为其中的成员之一（这点基辛格和中国学者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处<sup>⑦</sup>），从欧洲的古典均势中汲取营养，努力改善自己与其他重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美国使命：民主、法制、自

由贸易应该在理解均势的前提下分阶段按步骤来完成，这是美国在新秩序下的新使命。

#### （四）基辛格的均势观给我们的启示

读史使人明智。基辛格是很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的，因为他认为历史与现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对当前世界上的矛盾与问题，常有他自己的见解和构想，而这种见解与构想都是从对历史了解的广度和深度中产生的<sup>③</sup>。在他看来，“从前建立在多国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的兴衰更替——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现在——是我们为理解当前各国政治家们面临的挑战所唯一能够汲取的经验。”<sup>④</sup>当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基辛格并没有忽视国际关系现实中出现的新因素。如他在文中曾几次提到全球一体化、各国间相互依存性加强、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科技革命和大众传媒等问题对世界新秩序的影响。他还强调指出，“历史研究提供的不是现成的说明书；历史通常通过类比，通过提供可比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后果给人以教益。但每一代人都必须自行决定哪种情况在事实上是可比的。”<sup>⑤</sup>

基辛格在分析世界新秩序这类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从美国的角度和美国的利益出发，这点从上述他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在美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基辛格是欧洲移民，在学术上又长期专攻19世纪欧洲外交史，因此和一般美国人相比，他对均势有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偏好和眷恋。<sup>⑥</sup>正如基辛格原来的助手、布什时期的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所言，“亨利对美国政治制度缺乏内在的直觉，他不是按照同样的基本价值观和出发点办事的。”<sup>⑦</sup>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基辛格身上体现着美国与欧洲政治文化的某种结合。既重视均势思想，又不放弃那种美国式的使命感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那么，从基辛格对均势和世界新秩序的分析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某些启示呢？什么是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19世纪欧洲政治家们的均势理论和实践是不是反映了某种规律性？有关均势问题的争论很激烈，肯定的、明晰的答案还不多。然而，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均势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均势理论还是受到“大多数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学术权威、记者和普通老百姓的重视。”<sup>⑧</sup>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沃尔兹甚至认为，“如果说有什么独特的，关于国际政治的政治理论的话，均势理论就是。”<sup>⑨</sup>汉斯·摩根索虽然用“不确定”、“不现实”、“不充分”来概括均势理论的缺陷，但他也承认，均势政策在四百多年的历史中，成功地阻止了任何一国获得全面支配的地位。1979年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均势论”的研究成果较对其它西方理论的研究为多<sup>⑩</sup>。但象基辛格这样以均势理论为基础，全面研究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并断言新秩序将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的秩序，则笔者尚未曾闻见。尽管基辛格将均势作为外交的根本目标还值得商榷，并且在一个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的世界中再强调均势似乎也有些不合时宜，但人们不该忘记，当今的国际社会毕竟还主要是由利益各不相同的民族国家组成的。研究国际问题，“向前看”固然重要，但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

#### 注释：

① Michael Howard, "The World According to Hen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4, P. 132.

②③④⑥⑨⑩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21, P. 22, P. 18, P. 19, P. 27, P. 27.

⑤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L.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2-53.

⑦ 参见王缉思、朱文莉：“冷战后的美国”，《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第7-31页。

⑧ 参见陈有为：《基辛格评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⑨ 同①，第133页。

⑩ 转引自崇岭：“政如其人——读《基辛格传》”，《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第120页。

⑪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科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

本，1987年版，第39页。

⑫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140页。

⑬ 袁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国际政治论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 《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出版

我系曹长盛教授与杜康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忠杰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共同主编，全国国际共运专业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十几位导师通力协作编写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一书，已于日前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本研究、阐述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理论和现状的专著，也是一本适应国际共运专业硕士研究生迫切需要的教学用书。作者们力求站在90年代我国理论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特别是以邓小平同志有关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思想为指导，科学地审视、研究、评价了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深入探讨和揭示了150年来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

该书与以往的国际共运史教材相比，在内容、体系、结构和论述方式方面，都有较大的创新，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杨 力）